

工农兵创作丛书

鎖不住的人們

顧飞龙等著



工农兵創作丛書

鎖不住的人們

顧飛龍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内 容 提 要

这八篇小說、特写，选自上海工人文化宫出版的刊物“工人习作”。这些作品有的写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他們热爱工作，大胆革新创造的经过，如“鎖不住的人們”、“阿章師傅”和“三兄弟”这几篇；有的写工人之間的阶级友爱，互相帮助的故事，如“小陈赶路”；有的写大跃进中个别比較落后的工人或下放干部赶先进的情形，如“小漏底跃进登台”和“欢乐”。

工农兵創作丛书(21)

鎖 不 住 的 人 們

顧飞龙等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13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4/9 字數 26,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定价 (5) 0.12 元

目 次

小陈赶路.....	殷兴宝 (1)
我和师傅.....	卢 雁 (3)
小漏底跃进登台.....	李根宝 (15)
锁不住的人们.....	顾飞龙 (19)
阿章师傅.....	王瑞德 (27)
三兄弟.....	钱承中 (35)
欢乐.....	张达邦 (39)
刘杰.....	霍仲卿 (45)

小陈赶路

上海电缆厂 殷兴宝

医院的急诊间里，显得一片寂静，小陈就坐在一旁的靠背椅子上，看着医生和护士在手术室的门前忙进忙出。这时，小陈的心情是多么着急啊！不知道小赵究竟生的什么急病，是否有危险？小陈越想越觉得不安，肚子里顿时象装进了十五只吊桶似的，七上八下地跳个不停……。过了好一会，一个象护士模样的姑娘，走到小陈的身边：“同志，你是等那位病人的吗？你们是什么关系呀？”“噢！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在同一单位工作，请问他是什么病。”小陈说。“这位病人是急性盲肠炎，如果再晚一点来就要有危险了，现在已经动好手术。”护士回答。小陈听说小赵的病情脱离了危险，倒得到了几分的安慰。护士看他还是坐在那里，就对他說：“同志！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明天来看他吧，来的时候将面盆、毛巾等带来。”小陈被她一提醒，才想起今天自己还要去上夜班。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电鐘，这时已经十二点，就连忙奔出医院，向交通車的站头奔去。

小陈赶到南京东路外滩的时候，厂車早已开掉了。他就背靠着一根挂着一块“交通車站头”铁皮牌子的电杆站着，面向寬广的馬路。忽然，从侧面吹来了一阵黄浦江里的寒风，傳來几下清脆的海关鐘楼的敲鐘声。小陈猛一抬头，看到海关大鐘的指針，已指向十二点一刻，这可把小陈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蟥一样，不知如何是好。馬路上的电車和公共汽車早已停止了行駛，非常熱鬧的外滩，这时显得很冷落，只有几輛三輪車在那里徘徊。他本想叫三輪車赶到厂里上班，但是他算了一下，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还是来不及。怎么办呢？正在感到为难的时候，迎面駛来了一輛七十五路公共汽車，小陈就不顧一切地跑到馬路当中，伸出双手将汽車拦住，汽車停下后，沒等小陈开口，司机就从窗口伸出半个身子来，大叫大嚷：“在馬路上拦車子是違反交通規則的，懂嗎？”一下子风門又响了。小陈被他一說，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看到司机踏劲风門，就又硬着头皮上前一步，央求地說：“司机同志，司机同志，我是上海电纜厂的工人，想請你帮个忙。”“要我帮忙？”司机惊奇地問。小陈点了点头說：“我今天做夜班，现在快脱班了，所以我想……”“是軍工路那个电纜厂嗎？”司机关切地問。“是的！你們五十九路公共汽車就走我們厂門口經過。”“可是，我这輛車子是回四平路停車場的，不經過你們厂門口……”司机想了想，又說，“那么这样吧，我将你帶到大連路控江路好了，来！我

給你開門。”“好！謝謝你。”小陳說着就乘上了這部公共汽車。

小陳坐在靠近駕駛室的一只座位上，兩眼看着司機熟練地操縱着駕駛盤。汽車在平坦的柏油路面上向前急駛着。路旁的梧桐樹和電線杆在飛速的向後面奔去。可是小陳心里還嫌開得太慢。

“喂！你們電纜廠不是有交通車嗎？你為什麼不乘呢？”司機頭也不回的說。

“因為我們小組里有一位同志今天突然得了急病，我送他到醫院里，办好急診手續再趕出來，交通車已經開掉了。”

“他得的什麼病？”

“他嗎？是急性盲腸炎。”

“這病是很危險的”司機說。

“是啊，”小陳附和着說，“今天晚上我去叫他上夜班，剛走進他家門口，就看到他雙手捧着肚子在床上翻來復去。”“那後來怎樣呢？”司機追着問。“後來我看到他臉漲得通紅，一粒粒很大的汗珠直冒，我看這不行啊，就送他去急診了。”

車子在一个轉彎的地方停下了，司機連忙招呼小陳下車，并指點他到廠里去的方向。小陳感激地走下車來，還不住的向司機招手道謝。

深夜的控江路四周都是靜悄悄的，前後沒有一個行

入，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唰唰地响着，象催着他快快迈步。走着，走着，走了一阵，小陈就决定跑步前进。跑了一段路，听到后面有自行车的铃声，一会儿，车子驶过他的身旁。这个骑自行车的是位青年工人，他看到小陈跑步，觉得有些好奇，就不快不慢地紧跟在小陈的身旁。小陈回过头来看到有个不相识的人骑着自行车跟着自己，也感到很奇怪。过了一会，小陈脚步也放慢了，气喘喘地向他问着：“同志：现在几点钟了？”“是十二点三十五分。”骑自行车的青年看了看手表，又说，“喂！你这个人怎么半夜三更在马路上练长跑？”“人家快要脱班了，你还说人家练长跑！”小陈匆匆地边走边说。“什么？你还要上班？”“是啊，”小陈急忙说，“我快要脱班了！”骑自行车的人说着就停下车打算带他走。小陈一看这辆自行车没有书包架子，是一部崭新的跑车，这不行，不能带人。

路灯明明暗暗地照着小陈焦急的脸。小陈看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同志总是望着他。这位骑车的同志询问小陈赶路的缘故，小陈简单地把送小赵进医院的事告诉了他，骑车的忙拉着小陈的手说：“同志，你坐在我车子前面吧，我来带你！”“这能行吗？”小陈问。“能行。”小陈坐在自行车的车架上，这位青年就踏着沉重的车子赶路，踏了一段路以后，小陈听到这位青年的呼吸有些急促，鼻孔里呼呼地透着气。小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对这位青年说：“同志，让我来踏一会吧！”“你会踏吗？”“还可以。”说着，

两个人就对调了一下，小陈踏着車子，讓那位青年人坐在前边。这会車子比以前快得多了，但是小陈还覺得太慢。

“喂！你們厂在什么路？”那青年問。“就在控江路头上，”小陈应道。“你們几点鐘上班？”“一点。”“那糟了，还有二十分鐘！”青年着急地說。“不要紧，踏快点还来得及。”小陈有把握地說。两个人談得很亲热。“电纜厂？可了不起呀！报纸上也經常露面。”这时，这位青年突然覺得車子速度慢下来了，抬头一看，車子在上桥，就忙对小陈說：“停一停，我已經过头了。”小陈猛的捏紧了把手，刹住了自行車。小陈跳下車来就将車子交还給他，那位青年剛要伸手去接車子，忽又縮了回来，象是在想心思似的，接着就拍着小陈的肩胛說：“同志，我的自行車你踏去吧！我迟点回家睡觉没关系。”話講得很有力，使得小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陈忙問：“你……真的么？”“真的！”騎自行車的同志应道。小陈急忙从袋里取出工作証給他看，并且自我介紹說：“我是上海电纜厂的工人，名叫陈阿根。”接着这位同志也作了自我介紹。他原来是某自行車厂的工人，名叫王阿富，就住在控江路附近的宿舍里。小陈連忙將王阿富的住址記在自己的日記本上，講好明天一早就来奉还。他接过了自行車，与王阿富握了一下手，就使劲地踏着車子往厂里赶……

迎面扑过来一陣陣的寒风，使小陈感到有些冷，他想，这时小王一定也正迎着寒风往宿舍里走。

小陈赶到厂里的时候，感到背上一陣陣热乎乎的，两条腿沉重得有些不听使唤，但是正好赶上接班。小陈把自行車放在机器旁边的走道上，搓着冰冷的手，就找工长去了。来回经过这里的同志，都要看这部自行車几眼，打听它的主人。

“吱！”的一下，办公室的門被小陈推开了，工长老胡正伏在办公桌上抄写着什么，忽然听到推門声，抬头一看，进来的是小陈，老胡就急忙說着：“小陈，你們来啦？快将‘派工票’拿去，噢！小赵呢？”

“工长同志，小赵今晚上在医院里开盲腸炎了，据医生說可能要一星期后才能出院。”

“小陈，他那批活是很要紧的，明天就要送到下一工序去加工，你先去做他那批活吧。”工长有些着急地說。小陈答应了一声，就走出了办公室。

在将要上班的时候可熱鬧啦，这部自行車的周圍都站滿了人，这个推摸垫子，那个又打几下鈴，这时一个戴眼鏡的同志問：“这辆車子是誰的？”小陈說：“是我騎来的。”“是多少錢买来的啊？”戴眼鏡的同志又追問着說。小陈道：“不知道！”这可把站在四周的同志引得哄堂大笑。这一笑可把小陈弄得莫名其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陈带着責备的口气說：“这有什么好笑！車子又不是我去买的。”接着那个最調皮的小李又插嘴說：“你剛才还說这車子是你的，現在問你多少錢买来的你又不知道，

大約是从人家那里怎末弄来的吧！”他边說还边表演，这又引起了一陣笑声。小陈被大家的話問住了，使他不得不把送小赵进医院而赶路的事从头到尾地給大家講了一遍。大家听了都很感动。老工人王阿二感叹地說：“现在的世道真不同啦，这样一部嶄新的自行車，也肯借給一个不相識的人……”

这时站在一旁的小張忙說：“小陈，你明天不是还要去看小赵嗎？你剛才所說的那个借自行車給你的王阿富，住在控江路什么路口呀？你告訴我吧，自行車我給你去还好了。”

“那太好了！我将地址抄給你。”小陈高高兴兴地把地址給了他說：“你告訴他，我过一两天去拜訪他。”

上班的鈴声响起来了，各人都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开始了这一个欢欣的夜班的工作。

我和師傅

九合鐵廠 盧 嵐

要詳詳細細地介紹我的師傅，這可是件難事，別的不說，單是他的工齡就幾乎是我年齡的一倍半。所以，我只能從我做他徒弟時說起。

那天，我記得是那一天，伙伴們一個又一個的帶到車間里去了。

終於也輪到我了，我快活得蹦跳着，在人事科的那個年青人的身旁走着。向左拐彎，越過一個爛鐵堆。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人事科的那個年青人把我領進了一個窄小的茅棚，拍着一個蹲着的人的肩胛說：“陳師傅，給你送來一個徒弟，從今天起她跟你一起學電焊。”

在電焊的藍光消失後，陳師傅抬起了頭，拿開了面罩；那雙深陷的灼灼有神的眼睛着着我。

“什麼！是女的……好吧。”師傅慢吞吞地低聲說，順手遞過來一只面罩，他那種瞧不起姑娘的語氣象鞭子一樣抽打了我，我衝動地推開面罩，衝着他囁嚅地說：“我不

学了。”我真想一下子窜出那间窄小的茅棚。但是，师傅的一句送行话却留住了我，“我说吗？一个女的……”他的眼睛又亮了一下，把面罩放在我身旁。我慢慢地拿起面罩，心里在说：“师傅，好，我留下，往后，让你认识认识‘一个女的’吧。”

师傅全然不理睬我的冲动，他又慢吞吞的说了一句：“留着也好。”

天知道我怎么会碰上这末个师傅，他默默地准时上下班，把整个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在午休时也常常看见他紧闭着嘴唇，抬头看着天上回旋的苍鹰。对于我，除了教教电焊，也没多说说旁的話。

好吧，既然你是这样的师傅，那末，如果你把嘴噘得可以挂油瓶的话，那我同样可以把嘴噘得可以拴驢。我就是这个脾气。

不久，厂里传开了一个好消息，厂里要造大輪船啦！

从这个消息一传开时起，我的师傅就常向我说：“怡嬾，这是我多少年的愿望啊。”

就在那天中午，有一个人跑进茅棚来，对我师傅说：“厂长请你去一次。”他马上将电焊枪交给我，和那一个人一起去了，我看到他的步伐从来没有那样轻快过。

在以后不多的日子里，他用他全副精力使我成为一个熟练的焊工，他用一些工余的时间，从烂铁堆里检来许多没用的铁板、殘料，急切地用它们教我怎样焊、拼，从他

那副神气里，仿佛頂好把我一下子教得象他一般。

这几天，人們也都处在狂热中，大家都在为一艘近三千吨的海輪出力气。

在給船安装机器的那天夜里，我被一陣猛烈的秋雨惊醒了，这雨声很快的使我想起那放在甲板上的两捆‘林肯’焊条。如果焊条沾湿了的話，是够糟的。我穿好了衣服，飞跑着奔进厂里，还没等我靠近船体，一个瘦小的身影就迎面奔了来，啊，是师傅。等我俩照面时，他說：“怡嫻，不用去了，一切我都收拾好啦。”話声刚落，他那被秋雨淋湿的身子就在雨幕里消失了。

这次意外的碰見激动得我一夜沒睡好，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写成稿子投給了墙报。

稿子刊出了，不知是誰心急地告訴了我的师傅，他立刻跑去把我写的稿子給撕了，然后，手里拿着撕碎的稿子，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頓：“我不过做了一点該做的事，可你……”他把稿子塞到我鼻子跟前，“識了几个字，淨不干好事。”

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师傅在淋了一次秋雨后，身体就不舒服了很多天，不过，他竭力隱瞞着，甚至硬着头皮不上医务室，害怕会因此把他从那条心爱的新船上調走。

过了一陣子，他的病总算好啦，可是，却激起了他的很久沒发的气喘病，他常常会气急得透不过气来，或者发

出一陣窒息的激烈的咳嗽声。

这件事当然无法瞒过领导，领导决定叫我的师傅去外埠休养一个时候。

师傅隔了好久总算答应了。

第二天我上班时，他却象往常一样地在做准备工作，看到我发出疑問的眼光，他尷尬地笑了笑：“算了，一想起新船会少个焊工，我心里比死还难受，反正，我又沒大病。”还帶着一点狠勁吩咐我：“不許向领导反映。”

使我更难忘的，还是发生在劳动竞赛中的师傅对我的那一次訓斥。

在厂里火热的竞赛中，象我这样的年青的姑娘，总是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的啊！工作，三倍的工作！我創造了新记录，快报迅速地贴上了厂門口的光荣榜。

师傅在得知我創造新记录以后，真正感到高兴了，不是嘛，他的第一个女徒弟是說得过去的。

师傅的高兴毕竟嫌早了些，第二天我一上班，他已經摆好了架势在专候着我了。我一做完准备工作，他就大声喊住了我：“怡嫻，你昨天的记录是怎么創造的？”我怔住了，不知道这件事将怎样了結。他毫不留情地在一堆人的面前摊开了他的手掌，完了，是滿把的足有寸把长的焊棒头。我多希望老天能在这时創造一个奇迹，在我的脚下裂开一个地洞，讓我能钻进去，躲过这个窘人的局面。

“天天在叫着建設社会主义，可是你瞧，要快，要創造新記錄，也不能这样浪費电焊棒啊！”

我的成串的羞愧的眼泪滾落到了甲板上。

“唉啊，還沒說就哭开了，”他惶惑地輕輕叹了一口气，轉过了身。等我赶上去想說句解釋的話时，他已經在用我扔掉的电焊棒头在焊开了。

新船建成了，它那深灰色的瑰丽的身体閃着誘人的光輝。

开始試航，在“歌唱我們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榮富強”的歌声中，新船緩緩地滑向江心，不一会，从它的象小山似的身上发出一声长鳴，在江中响起了动人的回响，巨大的船桨也开始愉快地拍击起江水来，船平靜地、慢慢地离开了船厂。

从岸上，从船上，发出了一陣雷鳴似的欢呼声，人們把一朵又一朵的鮮花扔給来自伏尔加河旁的苏联专家和来自遙远的布拉格机器厂的捷克专家。狂欢的人們把帽子尽情地半空扔去。

我多想在這種時刻找个人談談我心裏的話呢，等船越航越远时，我大声地对站在我身旁的师傅說：“师傅，我們的……”

順着师傅微笑着的臉上緩慢地滾動着兩顆晶亮晶亮的眼泪，這兩顆在高兴时流出的眼泪使我的下半句話給无端的梗住在喉嚨口了。

在下次焊更大的船体时，他颤动着问我：“怡嫻，你知道我焊进去了什么？”“焊进去什么？”连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想来考考我么？

“低碳鋼……”

“不！”师傅截断了我自以为聪明的回答，郑重地告诉我：“我焊进去的是一个老年工人的愉快。”

一年又是一年，我的师傅还是那样默默地劳动着，每年在厂门口的那个光荣榜上都少不了他的那一张照片。

在这五年计划的最后几个月里，领导再一次地通知我师傅去休养。为了接受上次的教训，厂长亲自护送我的师傅上火車。

临上小汽车前，他悄悄地钻进了欢送的人群，走到我面前轻轻地嘱咐我：“怡嫻，厂里马上就要开始造万吨海輪了，开始的日子一决定，可别忘了给我捎封信来，呢？”

我赶紧答应了，而在我心里却实实在在的回答了师傅：“师傅，你放心去吧，去好好治疗一下旧社会留给你的创伤，你陈年的气喘病。这里，是不会有什麼问题了。不是么，在欢送的行列里，就站着你的第五代徒弟。”

师傅在車門旁又一次久久地看了船厂。今年，船厂又变样了，更巨大的船塢和車間正在建造，建筑着的一切在阳光下迅速成长着，一面高入云际的紅旗在那个新車間的鋼梁上迎风飄动。

从师傅苍老多皺的脸上，涌起了甜蜜的微笑。大家都